

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

受業毛

昇增叅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康

校

哀公三

經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莊解書取之。夏

許男成卒爲罪惡深善正惜其非楚力耳若能目復則許叔

也何。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陳留封邱縣南有黃亭近

其借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改步承。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而書之按黃池今河南封邱縣西南。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集注楚乘吳之出會而伐陳按。於越入吳發越乘。秋

子西亦城武仲之所謂鼠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按弱國侵。葬許元公。

不出子產規

九月益書。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
在之次。李步內反。盜殺陳夏區夫。區非大夫。區烏侯反。十有二月益。前
年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大閏至此年故
復十二月。益實十一月。按書不遺歷說已見前。
傳十二年春宋向魋救其師。社魋救前年國出頃鄭子賁使狗曰得桓
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品獲成簡郕延。皆宋大夫以六
邑爲虛。各不有。

六邑宋鄭接壤之地。二國所必爭也。鄭背子產之訓。且以
處宋叛臣。以致宋鄭交爭。卒虛其地。嗚呼。民何辜歟。宋景
以寵向魋之故。致辰地等之亂。今復棄師逃歸。全軍並殲。
公不加罪。復爲司馬。不至於叛君不已也。

命云一宗國

夏公會單平公。問知土不費。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

一王人二伯

主臣整齊却

却整齊却

師見吳人敗

越之非

俞王太子

重勝於乃父

又云定深矣

貞人軍民國

破吳欲使人

國子弟廣矣

目執人大夫

乞權於人矣

且素人八百

乘之賦修也

原也

爭長處魯伐

宋其選地連

子越子伐吳爲二除道也補正時無餘謳陽二子越自南方

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書於姚自初上觀之觀

師彌庸見姑蔑越地按今浙之旗日吾父之旗也

水名彌庸見姑蔑不可以見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

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居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

獲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

獲大子友王孫彌庸於姚地守故丁亥入吳在外與越師

抗者皆居弱之人初問何以勝越此正示以不能先與他一

既入吳何故不滅之吳王在外精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

聞也惡諸侯自到七人於幕下到古頂反秋七月辛丑盟吳

晉爭先爭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晉人曰於

晉爭先爭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晉人曰於

用西乃字供
從在冠其間
也一懸字來
外而著者
或實而事
或法率給夫
之而指心
以爲一
以爲主

姬姓我爲伯

伯爲侯

趙鞅呼司馬寅

夫

大曰日旰

旰旰也

反

大事

也

未成二臣之罪也

二臣

建鼓整列

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

反曰肉食者無墨

韋昭曰

今吳王

有墨國勝乎

國勝

大子死乎

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彼不及待自然先晉人

孔慈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

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台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

伯王

侯牧方伯

疏云

如康王之等太保帥西方諸侯畢公伯合諸

伯合諸

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

伯

周禮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是也

牧帥諸國之君見于伯

伯

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于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

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

云景伯兩
番語絕不
是求免正
心以買其
類

紀坤乞糧一
事正與越入
異一段略

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和以屬于其百乘而如邾以事晉
如邾六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
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名也立後於
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屬河
陽縣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幸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存職于自襄公魯以來求之改也若不
祝宗將曰災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信生且謂魯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語言於王曰無損於魯
而祇爲名適爲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以事晉吳人信之
故恐之以祝宗吳人強大故歸之以執賤於是吳人卒
不見公於晉而景伯亦遂殺因以歸謝之不可也如此吳
申叔儀吳夫乞糧于公孫有山氏魯大夫曰佩玉紫兮余無

旌提鼓三軍皆譙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吳公先歌晉師
亞之皆實錄也夫以委靡欲盡之晉貪懦無恥之鞅規此
聲勢早已魄戰乃云建鼓整列欲與司馬寅伐吳師死行
陣未必然也況此時鞅不知越已入吳並不知吳王有墨
而能慷慨立論如是哉此必鞅以會告諸侯飾爲已功左
氏因晉乘之舊文耳吳語又載董褐告吳云今君奄王東
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夫命圭有命國曰吳伯下曰吳王君
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說者以
晉弱已極安能以桓文所不敢責楚者而責吳按此吳史
所記豈肯自誣爲本國羞蓋吳雖僭王猶知周室觀其皆
隨曰周室何罪每以王室爲辭不比楚人問鼎而思剪之

也。況此時子服景伯及孔門弟子有在會者。既讓其先歟。
當去其淫名以告趙鞅。故鞅告之吳耳。惜鞅掩爲己功。不
以吳子先歟來告。故晉魯之史皆不能詳。然杜謂經書吳
子由吳自去王號。非也。外夷之書子久矣。何獨於吳此會。
又經先晉。或以爲晉人先歟。亦非也。歟者盟也。經但書會。
則由中以及外。自然之序也。書及吳子。兩伯之詞。也不書
盟。以吳先歟。晉爲弼主。聽命。醜是盟也。

經

庚申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之。不與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義。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所以爲終也。冬獵曰狩。蓋虞人
修常職。故不書狩者。大野在
魯西。故言西狩。得用曰獵。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大夫句繹地名。春秋止於獲
麟。故明不在此三傳人之數。自此以示

至十六年晉書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補孔子所修之經按續經疑左氏爲之門人不見魯史安能

猶音亦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寅于舒州。庚戌叔還

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豎上反。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曹宋反。

莒子狂卒。

狂其反。

六月宋

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齊公弑弟。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

平公薨立。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

奔楚。有星孛。

不言所在。饑史失之。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

按今山東嘉祥縣西有獲麟墟。

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

杜解車子微者。姓商名。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

時所未嘗見故怪之。

仲尼觀之曰麟也。

然後取之。

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

只麟也二字包得公羊孰爲來哉吾道窮矣兩層 聖王之世麒麟遊於郊藪而今爲虞人所戕則知王者之不可作而周道不復興也傳點出不祥二字以明聖經絕筆之故夫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猶悼歎之此兩年來書星孛於東方書三蟲天出妖星地生異孽陰陽錯亂人民饑饉而麒麟井時而出遂至見傷且以怪物棄鳴呼東周之望絕矣兩極之夢兆矣不覺悲憫交併而絕筆焉蓋二十四十二年全經之結局也杜預謂感麟而作因以爲終范甯謂脩母致子文成致麟鄭樵謂絕筆獲麟聖人無意歐陽謂魯史記終於獲麟皆未嘗細讀左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子路信誠故欲得與

知

何等推重

命云數語下
仲景數言
反不及也

馮云此陳恒
敬知傳以成
子爲主首段
提綱次段叙

相要誓而不須盟。孔子弟子既曉魯管仲以繫於經。即明
亦隨而傳之。終於哀公以卒前事。其異事則皆舉而不傳。
故此經無使子路子路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
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也。其言是義之也。
由弗能。以不言。其城下。言能之。

提出義字。例季康子亦提國內有由弗能三字。甚決斷。
想見行行之樂。

齊簡公

生王子之在魯也。曰止。有宣公六年及即位。使

爲政。陳成子

常憚之。驟顧諸朝。數不與。故諸御鞅大言

於公曰。陳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弗聽。呂說以事勢

爲政。能分陳氏之權。與魯昭公欲逐季氏不同。勢御鞅
之言。則擇用之權在齊侯。若得深藏遠慮之士。豈無可圖

之言。則

魯昭公十年

木

神遊三敗叙
陳豹四敗正
叙殺關末段
附叙子方將
陳關四人一
齊收結

形容人刻

方知陳遊艾
殺之威光具

之我夕。附進夕。陳遊氏。果殺人。逢之。子我遂執以入。
執遊陳氏方睦。欲謀殺。國使疾而遠之。潘頭。音翻。沐備。
酒肉焉。使薛病。因內潘。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
諸陳于陳宗。為患。故盟之。初陳豹亦陳。欲為子我臣。使
公孫言已。言已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張也。曰有陳豹
者。長而上。優。肯。視。目。事。君子必得志。子我欲為子
臣。吾憚其為人。也。能多。故緩以告。呂說公孫以爲他日。弱
此其人。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
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于
陳氏矣。言已且其遠。不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遊告陳氏。
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子行逃。而隱
于陳氏。今又隱

金王乃免
息人使之共
死而已則送
耳

昔之太史大
非其也今之
太史猶千陳
氏知史局已
變

主云遷公於
驪山然猶遷
而猶出下將
有起於所遺
不幸者以
公之怨

子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
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
穆子安厥即子意。穆子安厥即子意。穆子安厥即子意。
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輕。駭之處山逆之。遂
入開門。成子入反。開門。成子入反。開門。成子入反。
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驪。從公。公執戈將
擊之。疑其欲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公除害。成
子出舍于庫。以公聞。公會於諸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
曰。需事之賊也。則害事。誰非陳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
有如陳宗。乃止。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子我歸。屬徒
攻開與大門。開官中小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
牟中。缺路。適豐邱。陳氏壘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國齊
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臣我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

意如之受侯
爵以五乘亡
卿卒之相卿
飲自北門出
此都大都如

國之有

卷四十九

七

於道中行人車及形衆知而束之知其矯命奪車逐出雅
門齊城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
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誰何以見魯衛之士傳言陳東郭
賈方自子奔衛庚辰陳恆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執之言
不及此悔不謀

此言陳恆執君而通篇只寫得殺闕止執君一點自足
蓋陳氏厚施於國代齊之勢已成在其上者簡公一人
公所親厚闕止一人故不以執公爲難而以殺闕爲主
廉顧諸朝氣談直取子我而投鼠忌器遲遲其行公與
閻夢夢也陳逆殺人恃恆爲庇弟事子我亦恆使之公
宮嚴宿出入自如內外人無非其黨如太史子餘亦其

一也。初子我在幄。諸陳爲客。乃詣陳入而閉門。子我反爲客。而陳氏爲主。於是人人爲陳氏致力。子我爲賊黨所殺。而遷於寢者。只用一夫之力。執之翼之而死。生惟命矣。傳於亂臣賊子。並慕其造謀行事。助功罪狀分明。末以東郭賈事作結。見子我之臣。猶知盡見魯衛之士。將賊黨及列國諸侯盡情詆斥。而天經地義昭然簡冊之間。其亦聖人沐浴而請之意也夫。

全謝山曰。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不害其爲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宰我爲簡公死。非爲陳恆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不可謂非忠於所事。史記以爲陳恆之黨。故曰。孔子恥之。索隱以爲闕止之說。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

往有之晉有二士句稽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何必爵

州之死難者不可有二子我乎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特寵公使夫人景公驟請享焉而將

討之數請享欲未及桓先謀公請以輦易薄公邑欲

而公享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乃益宰七邑而請享

公焉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之備公知之告皇野

子仲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

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魋兄

不可請以君命名之左師每食擊鐘開鐘聲公曰夫子將

食既食又奏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逆人來告主逆食

云周禮地官遂人掌邦之政曰遂遂有縣南有介也

無魋則哭之
目腫有魋則
衆師不罷虜
此夜得不
戰先去其
司馬子仲以
向以向斯
上策

之上

子仲始商
折動商南
受命再四
路皆是向
導

新舊臣一
商議已遲
刻故願可
而難可走

虞公曰雖雖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君憚

告子難以避戲野曰嘗私焉也言欲速故以乘車逆子

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使公與

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難及子對曰

魑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傳

疏云周禮其瑞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衆云琢以爲

牙牙齒兵象故以發兵言說兵掌於司馬必請瑞而後敢

發以此知周之制度兵雖散於以命其徒攻桓氏雖其父

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言就父兄故臣世

新臣是新仕漸染未遂攻之子願難勝而告桓司馬也

司馬欲入入攻子車弟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

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魑遂入于曹以叛曹以爲六月

策與車皆歸
之報第一止
其代君一使
之出赴宋國
以安猶為彼
替耳

命云此必非
一時事總言
牛與魯以不
同國斷以不
至自折楚家

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懼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國。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宮說：奸雄之人最能擇利害，前在國秉政，一邑不能與一國抗，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徒怨於民，所以去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解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弟魋致其邑與珪符信焉。守邑符信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

阮氏葬諸邱與。阮氏魯人也錄其卒葬所在魯賢者失所
屢經地加而不悔牛在孔門所以能如此按
邱與今山東費縣西與城是也。阮喆庚反

魋爲司馬巢爲左師巢固比於魋者也當其受命討賊
出亡不反疑若免於戾矣而傳筆筆歸罪向巢蓋擊鐘
侑食酷類桓魋而以君名臣多爲辭說則平日之驕蹇
可見始則待誓後行繼則縱賊使逸要質不能遂入於
曹復邀曹人子弟使不叛魋不叛魋是叛君也亦賊而
已矣使魋之不得伏法於宋者巢爲之也出奔不反明
知終不免於誅耳惟司馬牛學於孔子當子願騁告子
車與謀而牛無一言非趙然事外者乎傳叙其辭邑叙
其經歷之所叙其出處之節叙其卒并叙其葬之地葬

儲云無有用
兵而不計利
害者後備以
此爲非聖人
之言而假爲
先發後聞之
說何其怪也

之之人宜作一篇墓誌向氏得此一人此微子之澤也
聖門之光也

甲午齊陳恆弑其君王公簡于舒州孔止三日齊而請伐齊

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

告季孫孔子辭曰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

敢不言言爲大夫而去故言後紀聞請討陳恆之年春秋

後託之空言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

獲麟而後左氏續經也上云陳恆執其君寘於舒州左

氏之特筆也恆豈肯以弑君來告必曰君無道國人弑

之史官當依例書之曰齊人弑其君王於舒州也或曰

記者何所畏而不書陳恆耶。曰：上特書陳恆執君，則此
弑君非恆而誰。蓋明示人以書入書國爲史官之例，非
聖人之義法也。程子謂魯之衆加齊之半，疑非夫子
之言，竊謂哀公以強弱計怯於討賊，故卽所以克齊者，
告之非以力，不以義也。孫氏又謂與冉有魯之羣室衆
於齊之兵車，語相類，不知弟子之言何一不本於夫子。
不得以其意偶同而疑其爲僞也。又謂上告天子，下告
方伯，可謂深知夫子之心。蓋人倫大變，上告天王，驅掖
大國，不特陳恆落胆，并問鼎之荆楚分晉之三卿亦惴
惴寒心。或以此時天王安能討賊，晉人久已失霸，疑程
說之非。不知天王雖弱而出師討賊，自當請命尊王之

義也。晉雖失霸，不可不以討賊聞之。同讎之義也。皆聖人之心也。

初孟孺子洩

孟懿子之子武伯

將圍

言養馬於成邑

馬於成

孟氏成宰公孫

宿不受

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

病謂民

孺子怒

襲成

從者不得入

乃反

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

有恨志故鞭成

秋八

月

孺子

怒

襲成

從者

不得入乃反

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

有恨志故鞭成

秋八

月

孺子

怒

襲成

從者

不得入乃反

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

有司使

孺子鞭之

有恨志故鞭成

秋八

月

孺子

怒

襲成

從者

不得入乃反

成有司使

孺子鞭之

不歸

明年成知傳

爲

民也

武伯之怒

爲馬也

而迫成使叛

孟氏武伯獻子之家法盡矣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成叛

夏五月

齊高無不

出奔

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

大雩

晉趙鞅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師師伐衛

此篇與聘禮
無一不合想
見續傳者學
問之純

叔來由

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莊解平衛公孟彊出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輪。莊解以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按桐水名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

弔爲楚及良吳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所伐。楚及良吳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云賓已至朝主人將欲行禮實請問之後賓死將命則既

尸將事今公孫貞子卒於境內依禮唯可以尸入。賓館

將事也。以尸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

原然。傾動。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

尹蓋。按聘禮注卿爲使者大夫爲上介士對曰。寡君聞楚

爲不道。薦伐吳國也。薦重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也。猶副使弔

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威大命隕隊絕世。猶言于良

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其積。致一日遷次。次不數留

盧稅

此兩引禮皆
是昭祭

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按國是我寡君之命
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按聘禮云：賓死未將命者，謂入國
造於朝，所謂以尸行事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按云聘
行事，謂終聘事不侑，傳命。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按云聘
造所聘之喪云：入境則遂，謂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
闕人告則入。若未告則反也。若不以尸入國，代傳君命
也。無乃不可乎？按謂今賓道卒，若不以尸入國，代傳君命
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
以爲？謂侯主，謂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備使奉尸
將命，按言奉尸於殯。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
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舟人之過也。按自陳至吳，遠吳
人內之。傳言辛尹蓋知禮。

此及齊平傳
子路是危言
以穢賊臣之
觀子貢是烈
言以移賊臣

儀禮義疏云據注疏賓未至朝而死不必以柩造朝真
子及良而卒未入國門原無造朝之禮吳人辭之且辭
其入國而辛尹蓋之對亦祇欲其入國而殯於館與按
此說極精吳命無以尸造門則不許其入國門明甚辛
尹云奉尸將命謂奉尸於殯館而介代之傳命猶之尸
傳命也若棄尸於國門之外是有介之傳命而尸之意
不得伸杜氏以禮無明文故引以柩造朝之禮爲證非
正解傳文也

秋齊陳瑤陳恒之如楚過衛仲由子見之曰天或者以陳
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
也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由

之心無非爲
歸成計也

先令公孫不
爲齊用

觀陳恒之言
助子路之說
已聞之矣故
平之易而綱
亦原逕

其乘難以

事孔子故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第子也冬及齊
爲魯言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半公孫宿也曰
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
言子叛魯齊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
人亦將叛子周公之孫也謂以邑入齊使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得而喪宗國魯有危亡之禍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
聞命傳言仲尼之徒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曰寡君使恒
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景伯揖子贛而
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在定齊爲衛故伐晉
冠氏喪車五百在定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杏以南書
社五百社二十五家爲一吳人加敝邑以亂在八齊因其病
取譴及聞亦在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

取二邑便責其衆難而取成用然托法而意旨已明病者合兩實之言此心遷不去也

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病其言也。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

贏。齊邑。

子路仕衛。故過而爲魯言之。兩不可知。見汝雖弑君。成敗尙難預卜。保無討賊之師起於隣封。何必取惡於魯。不提出成而欲其歸成。已在個中矣。子貢乘其如事衛君一言。便從衛說入。言齊於衛甚厚。而與以三邑。何乃乘魯之難。而取其二邑乎。齊能待魯如衛。則必以所取之邑歸之矣。豈二邑早已歸魯所未歸者成耳。絕不提。出令其自會。子路是明說受成。子貢是暗映受成。恒爲弑君之賊。而又受人之叛邑。故病之而卒歸成。

衛孔圉

子文

取大子蒯聵之姊。

伯姬。

生慳。

同反。

孔氏之豎渾

紀季子母死
子乘衣杖戈
都是亂常辭
此之事文色
也相配

極并下便可
以立莊以此
時子路方爲
此莊之立

長夫畏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通相大子在威孔姬使之
焉使良夫諸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大夫乘
軒大夫三死罪無與與之盟爲請于伯姬良夫爲月
良夫與犬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園同昏二人良夫與
爲婦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
以告自稱婚送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
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迫孔懼于廁強盟之孔
專政故却孔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
季子子路爲孔氏邑召獲衛大駕乘車言不行僨食炙獲
爲君駕車且燕飲食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于燕獲
於君而後隨之奔也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且欲
子高柴孔將出將出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至門

俞云兩語兩
答君臣之機
朋友之情俱
見

文云前半白
登鬼魅後半
暗室神燈
故政莫如孔
但恐時成則
逐懼之根苗
人國而懷毒
如此為此篇
東蘇即為下
數補伏誼也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李子曰食焉不辟。言政不及已可其難。謂食孔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夫衛大門焉。口無入爲也。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犬子焉用孔懼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懼。且曰犬子無勇若燔臺牛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廩敵子路。二子割腹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冠不使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懼立莊公。莊公害政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職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諸師欲與之伐公不果。爲明年曠。

蒯聵得罪君父。不可。君衛在威十五年。因淫蕩之伯姬。好讐謀入國。而輒以子拒父。姬以母劫子。世道至此。人倫天理。漸滅盡矣。惜子羔。子路皆仕其國。子路竟爲慍死。或曰。夫子不肯臣。輒子路在衛。何不喻止之。不知當時世卿專政。聖門高弟。不過邑長家臣。原不得爲仕。且一命之士。苟存利物於世。必有濟。聖門惟閔子不仕。權門仲弓卽爲季氏宰矣。仕季氏庸愈於仕輒乎。夫子以爲弑父與君。斷然不從。在我有確乎不可奪之節。則循分稱職。因事救正。聊爲祿養。於義未爲不可也。迨變生倉卒。爲之宰者。被髮纓冠。救之義當然也。故結纓易簪。並稱安得以子路之死。爲有歉於曾子乎。子曰。榮也。其

來時子羔爲軫陪臣曰來者知其不反。蒯聵事賊得殺。身去亂之清也。又曰由也死矣。子路爲惺宰必爲惺死。知其不偷。生害義以身殉所事也。夫子不以子路之死爲非。孰得從而訾之乎。結處寫蒯聵忌尅性成以明無父之人必不可以君國。徒爲亂首以致賢人不得其死爲可恨也。

經

壬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

衛侯輒來奔。解書此春皆從告。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蒯

還音。夏四月己丑孔北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

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

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必月有誤按陸德明謂弟子欲

記聖師之卒以殯夫子之經非也。弟子不能見國史無由

完上段案
另提

周家錫命無
此危懼蓋不
孝不慈後此
取關早為料
乃故也
注云反結即
借以起後文

前云以威懷
決定之先亡
以文辭決其
才不洽

孫續
成傳也

傳十六年春。臚成。褚師比出奔宋。冠解欲伐莊公。不果而奔。衛侯使鄆

武子。猶大夫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適竄于晉。

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賓諸河上。也。天誘其衷。獲嗣守

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

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繼父之世。還

敬之哉。方天之休。言天力多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

言得罪於君父足矣。而必兼云君母。隱示禍從母起也。

夏四月己丑。孔北卒。公誅之曰。旻天不弔。不慈遺一老。

屏余一人以在位。仁覆閣下。故稱旻天。俾使也。屏蔽也。關

力執。筑筑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疾病律法言喪

死於在疚是實括言爲三
卒則與金孤
也不沒于骨
言相對於公
私論之非面
語公也

法朱子曰諫者哀死而述具行之辭也按尼父猶稱管仲爲仲父母之之辭○武求管反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志愆過者必失其所生不能用死而諫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非諸侯之名君雨失之

春秋篤生聖人此正東周復興之會何至於賊亂日甚以聖人之不用也然聖人一息尙存其仔肩天下之任不少懈而文武成康之治猶未可云忽焉沒也至孔子卒斯已矣傳點出生不能用四字以見春秋所由作而哀公之贊贊在疚也公羊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謂生於是年冬十月庚子已自不合至哀公十六年卒是七十四歲杜氏從史記襄公二十二

此直注到
公事爲莊
公後作一
國也極宜
之無道而
仁之人
八勝作
莊公

年孔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卒爲七十三歲王氏紀聞不
能辨也。閻百詩曰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從公穀
其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
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
月二十七日與羅泌路史脗合予亦推以歷歎爲定論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按今直隸滑縣東南有平陽城重淵之大夫
皆有納焉納財也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懸負孔
伯姬于平陽而行載其母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祁于西
圖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圖孔氏廟所在而葬主石函說文
祐宗廟主左翼主藏於石函故曰祐按大夫廟祀以爲
無主者歸康成許慎也以爲有主者徐邈清河王靜也夫
主以依神廟以藏主有廟則有主豈有士大夫許其立廟
而不許其立主乎若儀禮士大夫之祭言尸不言主則儀
禮初未嘗有侯王之祭禮也何從見其有主而斷士大夫

伯姬母子作
此等事而欲
久享乎此又
爲良夫映照

分兩截看何
患弗從以上
叙曰公作亂
以下叙葉公
定亂欲召

之無主乎至鄭氏東帛依神結茅爲叢之說實爲誣妄孔
氏反以孔悝有主爲僻皆謬也近儒汪堯峰萬充宗徐
巷皆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升爲諱追之遇載
有辨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升爲諱追之遇載
祔者殺而乘其車載祔者許公爲反祔孔悝怪載祔者久
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也明無不勝言伯季子必
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仁所以死也或以
其車從爲從公得祔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孔悝母子墓地被違具不解其何以許爲謂子伯季子
爲不仁人是君是臣皆可以此蔽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在昭十九年又辟華氏之亂

於鄭十年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

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建請行而劫焉請行

勝而葉公止
之子西不從
一明一闇已
伏致亂定亂
之根

二語斷黑白
勝

言而勇不

前左利義

卷四十六

二

期之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
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子高沈曰吾聞
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
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爲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
幸義之爲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
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
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請伐鄭子西曰
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
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比子西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
也曰原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

爲不執七
樹游中
狀大尉之以
珍激小國加
知身至其手
林欲設其
父偏告其子
奇聞人不信
偏執必殺更
奇
此奇士不從
亂而不求媚
白公頗能知
人之漁子西
之聞
三云死者餘

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以爲喻楚國第用士之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
言我必殺之若得自子西不悛勝謂石乞勝之曰王與二
死我乃不復成人
卿士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
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
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承之以劍不動
拔劍指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其喉
之吳人伐慎按今江南鎮上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
所得鉞杖兵器皆備縣西北有鎮城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木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石

或謂繁公者
微則是而於
君父之難還
楚不進求
不如乃父周
公後居內
上決君目重
自投風忌
而最奸
以如
夫人之宮
手乃
而人

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
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
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宮說石乞謀不過五百人尙不能
辨子西以堂堂楚國而能他甚易止
釋他把握葉公在蔡蔡邈州來
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
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險微幸
爾進行其求無厭偏重必離
所求無厭則不妄譬如物偏聞其殺齊管修楚賢大夫齊
管仲之後
也而後入聞其殺賢
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平王子啓
五歸王者爲王子閭
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主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
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
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楚別
府石乞尹門門
爲
尹國公陽楚大
夫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楚女
王母之宮葉公亦

至不獲須臾
正董公之謀
畧也毋得漫
為營謀

王云只就胃
與免胃地方
形容而破勝
已嫩然何容
寫其如何戰
勝也此左氏
勝經一二小
事以見全局
之家法也然
氣雖轉過正
例之厚深于
友者自知之
周云乞至死
不言白公人
少奇之不知

至及北門或過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
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也日月以幾焉
來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誓心猶
將旌君以徇于國也旌表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
免胄而進言棄公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子
高曰微二子于西者楚不國矣柏來之敗棄德從賊其可
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
微之微匿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
而長者公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
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弟奔頰黃氏地

之則爲卿
此則民無

○沈諸梁兼二事令尹國寧也乃使寧爲令

尹子西之子使寬爲司馬子期而老于葉傳終

此篇叙白公勝亂楚出色寫一葉公始燭亂於未至

定亂於已然亂平讓功弗有包胥之後又見此人若夫

災及其身及其兄弟其君穴宮而逃其民洶洶求脫陷

阱皆子西致之也勝之父讎與子胥不同員父無罪勝

父有罪不得言報史遷附於子胥傳後正以得失相形

也子西不從葉公者不特以孺子可制也子西之病把

令尹司馬看作如天之福已之於勝看作如天之恩斷

無以殺相報豈知勝扼定一讎字讎則何有於令尹司

馬而區區之恩何足以解父死之讎乎以袂掩面死者

餘愧矣。提出葉公在蔡爲下文作起筆。然亦見勝入國後凡伐鄭之請殺父之告戰備之獻。葉公皆未嘗聞之也。葉公靖亂遲遲其行。老成持重。正與子西輕率債事相反。聞其殺賢人。又殺子闔。驅兵急入。而胡不胷胡胷。兩告見人心饑渴之望。見白公肆虐之毒。見勝乞無助而宜僚之勇。管修之賢。皆不爲用。見通國皆知爲盜賊而箴尹可以一言旋師。國人可以一時並集。此全篇關鍵也。大難旣平。葉公身兼二事。幾以爲定亂之功。宜享令尹司馬之利。而還之子西子期之子。趙然自老於葉。東坡謂其仁知兩全不誣也。夫乃知令尹司馬不可以餌克人。又豈足以拘賢士哉。篇中出色寫葉公正節節。

求酒不得倍
子頗有氣節
而遂爲所陷
聖卜人中其
所忌也汪
云術士行踪
可畏人君遠
後人此尤當
先

馮云意在得
器太子結會
意良夫所謂
無辜也
二字傳神

爲子西反照也

衛侯占夢嬖人

以能占夢見愛

求酒于犬叔僖子

太叔不得與卜

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

我占卜乃

逐犬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

國之寶器輒皆

將良夫代執火者而言

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

召之而擇材焉可也

若不材器可得也

豎告犬子疾太子使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謀盟之

必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

盟在十日請三之後

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讀左補義卷四十九終

讀左補義卷五十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男增參

男 康 校

哀公問

傳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于藉圃杜解于藉田之圃新造擇幕皆以虎獸爲

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天子請使良夫以巨鹿爲

侯人昨舌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疏云衷中也甸乘也兵

悍母子逐則

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大事駕四小車駕二接衛侯許

良夫也即畏

夫車耳故不紫衣狐裘紫衣君服疏云玉藻元冠紫衣自

縮乎

在三罪之內紫衣狐裘魯桓公始也管子齊桓公好紫

衣當時人君服至祖喪不擇紼而食敬疏云在於君所唯

紫則臣不得謂至祖喪不擇紼而食

世子孫

注云子高爲
在二人無合
處而不稱其
任非徒以其
賤也不過以

猝拔也。然則亦異自治耳。勾踐何能爲耶。呂氏說本

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犬子。

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志晉君謂志衛

侯辭以難。犬子又使栾之。栾之，栾氏也。中角反。夏六月，趙鞅

圍衛。齊國觀之。國者，國也。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

而見之。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

豈敢廢命。欲必。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簡子曰：我小伐衛。

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積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

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

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

駁賤字甚高
但不知于高
之篇

注

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官。左史皆楚賤
同。子穀曰觀丁父都若。音俘也。武王以爲軍率王。楚武是以
克州。夢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夷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
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朝陳蔡封吟於汝。開封吟北唯其
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疑也。本作信令尹有憾於
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君盡舍焉。舍右領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
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禦
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勝寇
卒。陳王與葉公枚卜子鄭。鄭王以爲令尹。故卜不斥言沈
尹朱曰吉。過於其志。也。望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相

將爲他日改卜子國寧也而使爲令尹

此篇爲楚人猾夏之結局。吳入郢。諸侯皆叛。陳獨不攜。哀元年。吳侵陳。楚不能救。六年。吳又伐陳。昭王道卒。又不能救。而陳遂服於吳。今之侵楚。或吳命之也。爲葉公者。遵聖人近悅遠來之訓。而念其久服於楚也。患難之不貳也。威以畏之。禮以懷之。可矣。何以一弔吳而子西遽萌剪滅之志。一侵楚而子國遂有滅陳之功。葉公方妄言天亡。又云父志。蓋楚之斃陳久矣。晉霸已灰。楚氛復惡。吳爲越敗。遂不能救。傳借子穀之言。明楚自熊貲以來。諸夏小國無不受禍。卒皆殺其君。納其妻女。殄滅其先祀。約舉九國而終於滅陳。此王法所必誅。霸者所

一起洗胃全
神直到入或
州遇已氏

一茲一卜爲
昆吾一呼作
勢

必討而深惜叔季之無桓文也。葉公以滅國闢土爲忠。以證父攘羊爲直。知小諒而忘大義。此問孔子於子路。而子路不屑一置詞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於昆吾氏之問州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初西南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瓜初生也。良夫言已可以小成大之。余爲渾良夫咤。天無辜。本功若瓜之初生。謂使衛侯得固。余爲渾良夫咤。天無辜。本當免三死而并殺一時之事。公親筮之。胥彌赦。史衛筮占之爲三罪殺之。故自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史衛筮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竄尾。竄直也。魚勞則尾赤。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言羊勞苦之狀。劉炫以裔焉大國爲句。裔。闕門塞竇。乃自後。遠也。按言其遠於大國。將見滅而亡。

忽作一指似
被髮而叫者
亦無甚作爲
而之下皆不
其下而兩
投方博身有
勢

突起一放似
與瑟叫者無
涉而入戎州
人己氏若有
使之者陸
關合自被蓋
脫胎于夢見
大厲之夢而
自成一格

踰此皆

冬十月晉復伐衛

秦伐未得志故

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

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衛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

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野入般

師出

辭劇噴也。般音班郛音奇絹。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

戎邑按今山東曹縣問

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

言姬姓國可剪之壞

其邑公使匠久

久不休息遂石圍

衛卿石未及而難作辛

已石圍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

股將如卜言

戎州人攻之大夫疾公子青疾踰從公戎州

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

戎人姓已音紀初公自城土見已氏

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

莊公髡髮疑也。既入焉而

示之壁曰活我吾與女壁已氏曰殺女壁其焉往遂殺之

傳云立桓與
立般師相配

而取其驍衛人復公孫般師而功之。機發難曲終不歸滿
士立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秋當書石圖於君
舍諸潞。齊也執般師以歸。

執欲衛爲已助也。故納蒯聵及卽位而無事不負心。何
暇計及於執先寫一夢。一卜。蒯聵早已魄戰而晉師入
郭正其結局之時。簡子忽思叔向但使出吾則幸免矣。
卽諸父召兵之疾亦幸免矣。及般師避位莊公復辟於
是修好鄰封自守其國安然君衛可也。乃逐石圖而難
作。公與大子蒯垣而走。此時或如昭王之入隨可以再
造。卽如昭公之入陽州亦脫阽危何以昔暴於戎州今
人於戎州也。折股之下已舍入於戎州一層至州人見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春秋至此而絕筆
不復言天者
蓋以人事
為重
而天
之理
不可
知
也
故
曰
天
之
不
言
而
萬
物
自
化
者
天
之
理
也
故
曰
天
之
不
言
而
萬
物
自
化
者
天
之
理
也
故
曰
天
之
不
言
而
萬
物
自
化
者
天
之
理
也

攻太子竟死戎州之危方不可解死髮之怨適與之位
蓋不孝不慈鬼謫人怨一時並至覺被髮而呼為有聲
有勢結言齊人伐衛正與晉相應晉為莊仇固為始禍
之人而齊與莊暱師在既死之後亂賊結局總無可生
之路誠千古之炯鑒也

公會齊侯

蒲公弟

盟于蒙

按今山東蒙陰縣

孟武伯相齊侯檣首

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檣首武伯問於商

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

執牛耳

季羔

曰鄆衍之役吳公

子姑曹

鄆衍在七年

發陽之役衛石魋

石魋姑之子發陽也

武伯

曰然則僉

武伯名也

也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非天子不檣首復古道尊周室不可謂之無志乃受齊

昭文廟乃不
枯矣

友觀於兄

夫人先於君

江云淑一華

矣

江云淑一華

弟以父克葬

江云淑一華

江云淑一華

江云淑一華

江云淑一華

江云淑一華

江云淑一華

侯之藉首而以拜答之必無此禮無怪貽顧盟之辱也

宋皇瑗右之子廩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鄒般邑以與之

鄒般懼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不與精關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廩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皇初子

仲將以杞子仲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廩曰必立伯况非我

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廩也右

師老不能爲亂公執之廩皇瑗奔晉召之

甲子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綏

從子爲右師言宋景公

巴人伐楚圍鄢楚邑按今湖廣襄陽縣東北有鄢城初右

司馬子國之下也觀瞻楚開卜大夫曰如志子國未爲令

言國無一不為

司馬得吉故命之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
志何卜馬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
也相傳之受茲尹吳由于以背受戈正三月楚公孫寧吳
由于固執燒象奔吳師皆為先君勤勞楚公孫寧吳
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是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
龜也疏云夏書大禹謨篇茲惠王其有焉不疑故

寧為令尹帥師其職而楚人猶以卜帥請於君請承復
哉決於君想見大權獨攬不以太阿假人故晉亡於三
卿齊篡於田氏而楚則世守宗祧其所出來者漸矣
夏衛石圓逐其君起起奔齊齊所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

死
事乃竟不

國而復石。雖與太叔遺。皆所遺。

輒入而逐石。固似能討賊。皆守之。可長有衛。

傳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讓吳也。杜解誤吳。楚公子

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越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伐東

夷。

越報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從越之夷三。

冬。叔青

叔青子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敬王能終其世。終莫

元王

魯遣使如周。知列國之猶不忘周室也。

傳

二十二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於廩丘。為鄭故。謀伐晉。

年

晉伐鄭。鄭人辭諸侯。秋。師還。終叔向言晉公室卑。是

為鄭謀伐晉。鄭人何以辭諸侯。當時猶畏伐盟主也。

此云伍胥且
死思何能為
然思亦千胥
亞也

此為趙興起
本條為末篇
映照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吳子出居于艾。
吳邑。今江。道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
忠者。以說於越。吳人殺之。而越慶忌雖智不足其意亦
可哀也杜緩其不量力過矣
伍員既卒。夫差久無逆耳之言。得一慶忌。豈非朝陽鳴
鳳。不忠者莫過於宰嚭。殺之。誅殺之也。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無子降於喪食。時有父簡子之喪移
無子降於喪食。無子降於喪食。無子降於喪食。

趙孟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

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簡子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
黃池在十三年。黃池在十三年。

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襄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
如欲。

越救。非吾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

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
也。乃往。无道于越軍。

曰云此時晉
已分而知伯
爲僑安能救
吳云非所及
實有一段委
曲不能爲家
情狀

吳王能無詩
故之言已歸
其力有不能
實上寫得極
其

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之志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也。晨陳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雖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算算小使問趙孟趙孟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謂人不知。所爲狀非謂溺死而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此也。林解黯即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退無謗言。則止王曰。宜哉。林解宜其爲君子也。

此番公晉首
齊侯并見一

此以趙孟爲主。或曰爲吳亡張本。夫差何事不可亡。何待此篇之辭費哉。時三年之喪不行而襄子飲食從喪。制同盟被圍。愧不能救。降於饑食。皆當時之所謂有禮也。其曰請嘗之者。不過使吳王知之。原非欲爲吳設一紓患救死之策也。陸云。非所能及。已當面道明。夫差饋遺趙孟。信曰。言求死不得。既而思之。覺此等閒。周旋殊可不必落得從容談笑。不肯下一乞憐語。傳用王曰二字。劃開可見到底。囁強黃池氣槩猶存。豈必作楚囚對泣而後有裨於國事哉。

傳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

莊歷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頤。齊人責稽首。

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

百字同明文
之以簡勝也

因學紀聞春

秋之季已輕

師矣至戰國

者無益之戰

在王王向信

益之問也

沈林可水馬

不見答顧齊地按今山因歌之曰魯人之泉數年不覺使

我高路泉緩也高路猶遠行也言魯人泉緩數年不知唯

其儒書以爲二國憂二國齊都也言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令齊都遠至是行也此

叙公先至於陽穀先期也齊閭邱息明後曰君辱舉玉趾以

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達以告寡君按息謂君至齊太比

其復也君無乃勸爲僕人衡義魯之未次也請除館於舟

道齊地按言君來甚遠比君復歸辭曰敢勤僕人不敬勤

館魯除

晉三卿魯三家凡與國之有禮於其君者百計撓之而

齊陳氏則不然歷弑三君却於小節處博尊君之名故

齊至平公已懾懾無氣而責魯稽首幾於用兵若必不

齊至平公已懾懾無氣而責魯稽首幾於用兵若必不

諸云吳王大
段與楚武同
而吳以不祀
學甚矣

肯使人無祿於其君者。厚施以結於民。小忠以事其主。

真亂賊之尤也。春秋之終。不特魯周之事。人不肯爲。

卽尊周之言。人亦不樂聞也。此一變而戰國乎。

傳

戊辰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

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邾隱公八年爲吳所四十年奔齊。

越歸邾隱。儼然霸者舉動。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越地按今浙江

山一名翁。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吳語夫差將死使人告

州卽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

則已。若其有知。吾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

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墨子胥之言也。越伐吳。未敢遽滅吳也。使黃池會。後夫差溺。然改傳。忠誅佞。與民更始。則七八年間。猶足自固。慶忌。故諺。

繼鴟夷姑蘓耽樂依然荒縱。猶以爲天亡之非由已之無道。何之死不悟哉。楚之殘滅小國。雖桓文不足以制之。自晉悼通吳。吳師入郢。以快天下之心。小國亦賴以爲蔽。蓋太伯之後。猶知周室。雖不能去其淫名。而援楚之功。正不可沒。乃晉通吳以敵楚。而楚卽邀楚以敵吳。越爲楚用。亦周之蠹賊也。忘其存國之恩。而忘其害之計。越承數十年一旦滅之。其禍烈於虜之害蔡。而其罪大於燬之滅邢。孟子取其事。吳不取其治。吳也。厥後勾踐卒。至無疆而卒。爲楚滅。助楚之效如是哉。

傳

已三十三年春。宋景公卒。

在元公夫人小邾女季子外。祖母政云。宋景

曹者宋景公之母姓曹氏也。

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口敝邑猶社稷。

爲康子使可
謂大才小用

汪云此處寫
智伯之以決
然奸路而壞
已見於此

之事使肥

康子使可

子與有職競焉

也競是

是以不得助執紼使

從與

也

人曰以肥之得備彌

也彌

也康子父之男氏

之有不

也

腆先人之虛馬使求薦

也

諸夫人之宰其可以

旌繁乎

也

國君之衆

也

旌繁乎

國君之衆

也

國君之衆

也

國君之衆

人臣並私交季氏不奉君命遣使送葬冉有致辭亦

絕不言請之寡君私門之盛幾忘公室故杜絕以爲終

昭公二十五年政在季氏之言

夏六月晉荀瑶

也

伐齊高無平帥師御之

也

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

而還將戰長武子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而還將戰長武子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而還將戰長武子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也

夫晉大請卜知伯曰君告昊天

兩篇爲

云謂也
之神

承至此

卷之四

以守過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

瑤。敢權武也。治英邱也。治齊取英邱以辭伐罪足矣。何卜

呂。諺曰。是輕敵寡謀。然猶近理。語有次序一勝之後言語畧無倫理矣壬辰戰於鞌。邱今

山東臨邑縣。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齊大夫顏恢聚

呂東萊曰。知伯初爲政。小試之勇。便能摧堂堂之大國。殊不知此一戰。正是他覆亡根本。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此又越霸中國諸侯超越之始。而公卽欲以越伐魯者。亦托始於此。

庚午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蹇戈

仲以楚師伐齊。取汶。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宣叔

有見以大國
之人正爲武
仲吐氣

張章料晉有
必勝

二年寡君欲徵福於周公。所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隱齊故欲乞其成靈

臧石臧石如子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齊軍吏也。萊

章齊大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禽顏。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

多矣。又焉能進。是僥言也。僥過也。隨云。謬言。役將班矣。晉

師乃還。隨臧石牛。生曰。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

在軍。平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後加晉。

相解終。臧氏有後於魯。故以女。許宣叔提。起。今臧石能

有功於晉。以繼先德。受大國之饋。太史展謝。庶幾不愧

名家子弟也。中。插萊章一段。見晉君卑政暴。數起無名

之師。霸業已銷。國將爲人有欲。如臧石繼承二勲。不可

得也。知氏之強。數克敵。有功動稱天子。寡君皆爲三卿。

城爾報何以
國君皆無道
其臣因宰
而誣君者
公欲述由
子哀公
立疑
公
用惡俱
正傳

所忌此又爲三家滅知之由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終子願而立公子何太子何亦無道

公子荆哀公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禮數夏獻其禮

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

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名娶于薛孝公惠惠公娶於商宋

許云史公名宋桓公始此禮也則有若

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

人始惡之惡

呂東萊曰仲子是妾以爲夫人矣成風是妾尊爲夫人

矣當時宗人初不曾諫夏父弗忌爲宗伯且躋臣於君

有山氏交于
越國爲二
耳目
汪云諸稽用
事勾踐之
荒

也。孔子自衛反魯，一振禮樂，雖賤有司亦能如此。

使宗人獻禮而曰：「無之。」已有下一段意，待其詰責，然後追述祖宗以來舊典，使不可踰。此漢唐妃妾爲后，諸諫章無此簡快也。此後言前，則禮不乏直言之士。

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越王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

公孫有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故吳而納賂焉。乃止。季孫恐公因

季孫納賂以制其君，意如而後遂爲家法。宰嚭尚在史記云：越王殺之，謬也。

傳：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在解衛侯爲

監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席。見古者

解云朝廷之
禮宜肅敬之
可也大夫請
而救之可也
出而晉之何
益

叙上事或正
叙或起叙或
詳叙或一句
叙一事極敘
錄之致

也。解云：是表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活見之君。
將般之。般，許角反。是以不敢。解云：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
其辭謝公。諸師出公錢其手，曰：必斷而足。解云：形徒手屈肘如
公不可解。謂屈肘而指作。聞之，諸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恐死以得。公之入也，奪南氏。子南之子，邑而奪司寇亥政。
亡為幸。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公文之車於池。其車於池水中，初
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子飲公
酒，納夏戍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之子，大叔疾之從孫
甥也。姊妹之孫為從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
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狹也。非也。盟率彌。衛大夫使非優而
能正信之。微精師比。帶者，公孫彌牟。表也。公文天。司

四錄

以下敘事

汪云一歲
折乃更前手

結語之總
何人實然
何不情以
慰乃父心

寇亥年政司徒期罪者因三匠久役與拳彌臣按以作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斤王匠使拳彌入于公宮故得入

而自大子疾之宮謀以攻公公鄭子士夫衛大請禦之彌援其

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

欲先君刺也亂不連奔故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

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聞也乃出將適蒲近晉邑按今

有故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鄭齊者界上邑彌詐彌曰齊

晉爭我不可將道洽近魯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鉅近宋

今直隸滑縣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乃適城鉅彌曰鉅

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自臨將致符皆請

連行已為先發而

先逐一革

明知如楚而
不懼以越可
得而用也

公爲支離

陳名

之卒因祝史揮

衛祝史

視

以侵衛

衛人

燕之懿子

知之

知揮爲

見子之

公孫彌牟

請逐揮

文子曰

無罪

懿子

曰彼好專利而妄

不

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

勢必逐

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

決越新得諸侯將必請

師焉

師焉

如子

抑在朝使更逐諸其至

先逐其家

揮出信

弗內

信

五日乃館諸外里

外里

公

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謂師伐

衛求入

出公乘石圃逐君遂得君衛在位七年無諸侯之事可

安枕而理矣乃性情酷類乃父

傳叙弒國之由零星叙

七事亦無甚大惡而一時發難卒至出奔蓋噴與軌皆

無父之人不堪君國故父子皆不得其終前段六人三

小人挑愛

周云季孫言
雖素頓因
此伯不遜
之港蓋故公

匠無限張皇而歸併於拳弱一人談笑出之蓋拳弱在
六人之中偏置身六人之外其最毒在止鄆子士蓋鳥
合之衆易於撲滅得一健兒禦敵各鳥獸散故先止子
士之禦因誘公之出商確所出之地步步相引使讀者
且笑且憐至載寶而歸輒方悟爲盜所賣前此皆倚盜
爲腹心也結段爲如越請師張本而專利而妄四字正
爲衛君寫照也

六月公至自越

前年行
今還

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

魯南
歸也郭

重僕

爲公見

三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

二子不臣之言
甚多欲使公盡

臣以親之故見二

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

祝上惡郭重曰

子適與

此毀

其說率孫曰請飲執也

飲罰

以魯國之密邇仇讎

其言虛飾
而自食之

大康於民

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處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飲酒不樂公與
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季孫之言極恭謹無所為惡言也而公惜重以刺季孫
何補國事蓋欲去三家不能自強而仰面於越豈知越
人已受肥賂哉

傳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餘杜元武叔帥師會越皋如

后庸

皆起大夫宋樂茂子歸納衛侯也女子欲納之懿子曰君

懷也似而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

獲越納出禦之大敗衛師掘指師定子之北之墓焚

之於平莊陵之士文子使王孫齊衛大夫王孫私於皋如

勿納刁出衆
怒其理或門
大開未見地
獨之人而一
望戈矛隨眼
如婦揮鼓不
寒而慄矣

周云無心之
極於夢子發
洩異哉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衆如曰寡君之命無他
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蠶夷伐國國幾亡
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
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衛重門
以恐公使公不敢入師還亡悼公帥師南氏相之以
不敢入城鉏與越人謀不敵人衛人即以城鉏與越人申開守
越人所攻母者申之則公曰期則爲此期也司徒期聘于越
夫人者報之夫入期始也怒期而不得如司徒期聘于越
爲悼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
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愈期而及其姊爲夫人遂卒於
越終言之也終效
夷夷死於夷

越率三國之師。納輒勢如破竹。無患亂賊之不誅。而衛之不定也。公文要請少待。必毒於民。蓋復而虐。早窺見之矣。當大勝時。恣意殺掠。掘墓焚屍。使衆怒同。隣人一切。尚將奉以爲君乎。私於臬如。予以重賂。大開重門。若迎其來。而實憚之。使不敢進。蓋臬如之師自門而反。不能與視入。故也。於是君自不入。在臬如可以復命而迎之。不入在衛人可告。無罪亂臣賊子。愈出愈奇。天下之不胥而爲戰國。不可得也。公乃因期而虐已夫人。因夫人而殺已之子。愈奇愈謬。客死於越。實自取之。何待越言之誠乎。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

元公孫周子

之子得

昭與啓弟

諸公

魯公命之
大尹以達
政何以必
周云六卿
立步之故
魯公命之

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我

從見爲司徒靈不緩子靈圖爲左師樂茂樂祠之子爲司城樂

朱組樂挽之子爲大司寇六卿三族皇靈降聽政降和因大尹

以達大尹近有寵者六卿大尹常不告君也而以其欲

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

其罪重而無其能無傲乎言勢重而無德冬十月公游於

空澤宋邑按今河南虞城縣東辛巳卒於連中館名名勝志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大尹

與空澤之士千甲甲上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空桐地名

按今虞城縣有空桐宋公尸也亭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宋公尸也君

請六子書畫計六子至以甲初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

盟乃盟于少癘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率喪殯

洋名大尹立

少而樂我一

下漢二封賊

金家

此後中

下下下

出行之必立

衣其開折

正陽六籍客
有通曉之區
無氣味月候

顯生補義

一

一

於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蒞使宣言於國曰大尹

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

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

門北首死象在。已爲鳥而集於其上。味又反加於南門尾

門外生國也。加於桐門。門北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但以君

命盟六卿。無乃遂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六子在唐孟

大尹不盟。地將盟之。祝。名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

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林。釋言宋國之民與皆

歸授甲。使狔于國。曰大尹惑。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

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狔曰。戴氏。向來皇氏將不利公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要其別。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

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要其別。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

公其族且自
爲師而厥
無功而後
自於王守
以爲身是
人乎亦知
也

公。謂。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爲。使。國。
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
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此序樂伐定亂之功也。大尹之罪也。以上是大尹立啓。
以下是六卿立得。然敘事先云得與啓則得長當立矣。
六卿共政而司城爲主。傳以欲去大尹另提。蓋早以劬。
奸自在。而大尹得君。且有亂才。故右師以爲姑縱之。豈。
意君忽暴。嗟。和。喪。不。發。公然立少。司城乘國疑之疑之。
際。宜。言。於。國。歷。數。大。尹。罪。狀。使。人。人。知。亂。臣。賊。子。法。在。
必。討。而。後。義。旗。一。舉。通。國。響應。此。司。城。最。得。力。處。下。
截。以。得。夢。提。起。一。以。見。天。之。所。與。人。不。能。廢。一。以。見。得。

欲自立與六卿謀衆曰與之是從司城宣言於國來曰
無別是從上文國人惡之來蓋大尹之徇托爲啓命而
國人惡其向矯君命也施於大尹已逐大尹出之矣一
結儼然六卿三族降以聽政之舊宋至戰國猶能以兵
力自強至王偃而後滅此日司城靖亂之功其可沒乎
一部左傳於宋始終六卿並叙雖有功有罪而六卿
司職公室猶尊不比齊晉之知有臣而君如寄生也
出公自城組便以弓問子贗且曰吾其入乎子贗稽首
文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信二十八年衛
公奔楚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信二十八年衛
公孫於齊在襄十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在位

自不替有味
而不為之
起在方外

周云康子於
子其心則全
之微則忘之
不格乃父時
死丁寧必名
孔子何為道

六。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
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詩。
頌。言。無。疆。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爲王主。而。國。子。何。有。
前。篇。已。結。出。公。事。此。復。補。叙。見。山。公。之。不。復。國。由。於。失。
人。心。雖。有。強。國。之。納。無。益。也。此。時。公。將。如。越。乞。師。而。子。
貢。料。其。必。無。入。理。非。賢。者。之。先。覺。乎。

傳

西。矣。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

莊。公。欲。使。魯。處。邾。田。封。二。月。盟。于。平。陽。按今山東新泰縣西平陽也。三。

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康。子。病。之。喪。從。發。言。

及。子。輔。思子。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越。盟。武。伯。曰。然。何。

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周子

以子爲
然則子
於此也

病之者公與越臣盟而又失郕田也。語及子貢季孫謂
固將召之只說半句猶云固將召之而不能也。仲尼
既卒而仲尼之徒皆有聖人之一體子貢得聞性道如
用於魯志聖人之志行聖人之道聖門諸賢拔茅連茹
則衰魯可振而東周未嘗不可爲用子貢猶之用仲尼
也。乃康子有臨事之思武伯叔孫交相贊助而終不能
用此聖道之所以終窮而衰周弱魯殆將奄奄就盡也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妄補正過自貶屈已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鄭驪驪鄭驪子驪驪鄭驪子請救於齊齊師
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朝會死事者之子以禮之設乘車兩
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
服又加以五邑台顏涿聚之子晉曰圍之役

知所類也

諸人戰士
氣而後以
先之意也
岸而去也

孫云見時
氏之制也
成而後方
與三家相
志不立公
期以退

而父死焉

昭公在二

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是邑也

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鄆及留紆按齊邑今山東阿縣西

有言

進也殺七里殺人不知其及濮水而不涉子思

因曰

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

成子衣製

兩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

之乃還

心曰我卜伐鄆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

陳子庸之

自出陳之不祀鄆之罪也十七年楚滅陳非

謂其多故

察君使瑾察陳衷焉衷善也韓解謂晉君

罪謂大夫

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之善以討

子怒曰

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按陵人謂婦歸

中行文子

荷寓此時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

車于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桓曰：無
及寡無畏衆雖過于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子成
疑其有爲吾之心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君子
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
子三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情其言不可復

此寫陳恆如雄所以卒能有齊也。恆欲救鄒始則孤
嬰義以收人心繼則阪上助輓以一衆志此即厚施於
國之故智也。末述寅之自咎非表寅之悔過正見恆不
爲浮議所動耳。夫陳氏厚施數世民早歸心而又得此
詭譎剛決之才齊爲陳氏尙何疑乎？苟心寡齊而一則
曰君命女再則曰寡君命恆處處尊君極其恭謹寫出

鏡云此昭公所不得之季氏而與公欲用之三宗乎昭公自公之哀公欲和乎人殆不如矣

三問不對何為修字焉照昭公至此公欲去之非矣也其所為安三家之意也

大奸似忠聲口如畫又於荀瑶語中提出陳之不祀見

有矯之後將育於姜隱然與懿氏一卜遙遙相應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以欲求諸侯師三桓亦患

公之妄也故君臣多問也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

之衛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焉死否對曰臣無由知之

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

如公孫有陘氏山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

山氏以公從其家出故也終于精之言君不沒於魯疏云

宰立是為悼公據傳哀公不得復歸焉還哀爾

自僖公即位三桓鼎立權歸季孫齊制其君馴致逐昭

公而莫之問至此則三桓惡貫滿盈之日將胥而就滅

同云知氏下
戰則三家猶
自其制而不
分其篇焉
分其篇焉
分其篇焉

之時也。適郈妻公之謀。公孫有山氏嘗私告於季。季固
德之不欲討也。而國人乃施有山。迎寧立之。想見魯秉
周禮。人心猶古。故季不敢篡也。亦見國人不從季氏。今
能討有山者。安知後之不能討季氏也。迫三晉分而三
桓無聞其或魯君與國人誅之乎。此於韓趙魏滅知之
上特著是篇。以爲三桓之結局。方知季氏亡。則魯不昌。
術士之言。豈盡驗哉。

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

狂僂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宋
哀公出孫魯人立鄭公。

至鄭駟卯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也乃先保

也。南里以待之。

南里在
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枋之門。鄭人

俘郈魁。壘

晉士
林大略
反。

賂之以知政。

欲使反
屬鄭。

聞其口而

說非諫云
能忍辱者存
用兩美之包
括譯數文字
通既指目皆
托如於三晉
爲諸侯其繼
太氏子

死將門

好攻知伯謂趙孟入之

爲卿知伯與趙孟之事

爲卿知伯與趙孟之事

不近

對曰王在此

謂知伯也言王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

謂知伯也言王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

爲子

惡貌曉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

惡貌曉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

惡貌曉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

以能

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

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

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

伯遂

喪之知伯貪而悛政韓魏反而喪之

喪之知伯貪而悛政韓魏反而喪之

喪之知伯貪而悛政韓魏反而喪之

十四

年知伯帥師魏罔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

年知伯帥師魏罔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

年知伯帥師魏罔趙襄子於晉陽韓魏反與趙氏謀

殺知

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終陳成子

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終陳成子

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補正終陳成子

之言

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

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

自是晉益微至靖公三年韓

魏趙

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三分其地靖公遷爲家人

傳於

晉霸極其張皇雖先許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

晉霸極其張皇雖先許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

晉霸極其張皇雖先許力而後仁義然尊周室而

庇小

國故猶有取剛也至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是十

國故猶有取剛也至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是十

國故猶有取剛也至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是十

三年

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

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

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籍於晉矣自

哀二

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佗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

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佗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

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佗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

傾知久矣。此篇爲晉事結局。以趙襄子爲主。云能忍恥。無害趙宗。真是知伯針砭。大書黜墨死義。見知氏未嘗無人惜食而懷者不之用也。趙知相甚。卒爲趙所喪。此襄范中行。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今襄知氏亦以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矣。爲春秋之終。卽伏戰國之始。鄭公晉楚必爭。而三晉并爭。鄭不支矣。故卒爲韓滅。鄭君種之樞紐也。附晉則晉強。附楚則楚強。故霸以爭鄭始。傳以圍鄭終。